

從古文字與古音看《山海經》異文成因——以《南次三經》「出」、「春」異文為例*

鄒濬智

中央警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關鍵詞：

新證、伏流、古文字、楚系簡帛

摘要：

《山海經·山經·南次三經》中之「水出輒入」句，在其他傳本的《山海經》中做「水春輒入」。造成典籍異文的情況很多，筆者思索各種造成此處異文的因素後，認為：字音上「出」、「春」二字音同韻近；字形上「出」、「春」二字在戰國楚系文字書寫習慣影響區裡曾出現過混淆，因而導致此處的異文。「水出輒入」講的是一種出現在石灰岩地形的「伏流」現象，類似地理現象的記載，在《山海經·山經》裡十分常見。

壹、前言

《山海經》全書，依照袁珂的校注，有十八卷¹，其中將天下四百四十七座山依方位分別收錄於南、西、北、東、中共五藏山經中。這五藏山經記述的文例基本相同，都先是記某方之山，其上草木、異獸及所產礦物為何。在各經之末也都有說明經山的名數和綿延的里數。此外，對各山神的神狀和祠祭的方法亦有說明。

不過由於《山海經》的傳抄有不少錯落和脫簡，個用字遣詞或多或少有難以理解的地方。譬如《山海經·山經·南次三經》記載：

……又東五百八十里，曰南禺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水。有穴焉，水出輒入，夏乃出，冬則閉。佐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海，有鳳皇、鸞雛。

其中「水出輒入」，舊注無說，所述究竟是何種地理現象，令人費解。今人袁珂

*本文為國科會 99 年度個人專題計畫「《山海經·山經》古義新證——以楚系簡帛文獻及文物為主要運用資據」（計畫編號：NSC99-2410-H-015-015-）研究成果之部份。

¹下文所引郭璞注、郝懿行疏、袁珂譯悉出袁珂：《山海經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 年，不另標註頁碼。

校注提到：「經文『出』，宋本、《藏經》本、何焯校本、吳任臣本并作『春』，是也。」²袁珂並將上引原文全段語譯為：

再往東五百八十里，是座南禺山，山上多產金屬礦物和玉石，山下多的是水。那裡有一個洞穴，春天水進洞穴去，夏天水又流出來，到了冬天洞穴便閉塞不通。佐水發源在這座山，東南流入入大海；沿水一帶有鳳皇、鸞雛。

袁珂以不同版本中的「出」字作「春」這個異文現象為基礎，來理解「水X輒入」句，並將本句改為「水春輒入」，以與下文「夏」、「冬」合觀。袁說看似合理，但卻隱含若干問題。

貳、《山海經·南次三經》「出」、「春」異文形成原因

何謂異文？一般以為「異文」一詞具有廣狹二義：狹義的「異文」乃文字學之名詞，它對正字而言，是通假字和異體字的總稱。廣義的「異文」則作為校勘學之名詞，「凡同一書的不同版本，或不同的書記載同一事物，字句互異，包括通假字和異體字，都叫異文。」³本論文所論，即廣義的「異文」。

造成古書異文的原因很多，根據王彥坤和張樹波的整理，主要有下述幾種原因⁴：

其一、傳述者各記所聞而彼此不同；其二、傳述者各只引書義而未引書文；其三、傳述者不能解而妄自更改；其四、傳述者使用異體同字以記載；其五、只記詞音而詞形不甚統一；其六、假借頻繁之下用了不同之假借字；其七、方言差別致使所用詞彙不同；其八、避諱改省造成書寫差異；其九、形音義的輾轉傳抄訛誤；其十、修辭語法發生變化而讓不同時期的傳述者使用不同的語句寫定；十一、學派的差異造成傳述者之間的傳述差異。

以上十一種造成古書異文的原因可大分成字形的、字音的、字義的、傳抄的、政治的、語法的、學派的因素。考量避諱習慣初始的秦朝至漢初期間，並非《山海經》全書柢定的關鍵時期（一般以為在戰國時期，詳下），所以此處的異文不應是由避諱的原因所造成；《山海經》在晉·郭璞為之作注之前，並未獲者學者廣泛的重視，更遑論形成龐大隊伍的傳述學派，所以此處的異文應不是學派詮釋的差異所造成；觀此異文上下文句，文詞尚稱通順，應並無注文誤入原文的情況，所以此處異文也應不是傳抄錯簡所造成；此處異文是單字而非單句或複句的異文，所以此處異文應也不是修辭語法發生變化所造成。

² 劉新春〈《山海經校注》拾誤〉（《宜賓學院學報》2007年11期）曾就袁書的錯誤進行全面校對，並未言及袁氏此處案語。

³ 王彥坤：《古籍異文研究》，台北：萬卷樓，1996年。

⁴ 王彥坤：〈試論古書異文產生的原因〉，《暨南學報》哲社版，1989年4期；張樹波：〈《詩經》異文產生繁衍原因初探〉，《河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18卷4期。

排除掉若干的異文成因，筆者認為此處異文單純的導因於字的形、音或義這三項原因的可能性要高一些。

一、排除「出」、「春」二字因字義的關係而互為異文的可能性

若此字在《山海經》「水X輒入」句中原作「出」，是當作動詞用。查「出」之動詞用法，於先秦有以下幾種詞義⁵：其一、離開、出門（如《禮記·祭義》：「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呂氏春秋·孟夏》：「螻蟪鳴，丘蚓出。」）；其二、產生、發生（如《周易·說卦》：「萬物出乎震。」）；其三、出產（如《山海經·南山首經》：「怪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憲翼之水。」）；其四、發布（如《尚書·秦誓》：「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論語·季氏》：「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其五、出現、顯露（如《周易·繫辭上》：「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六、出生、生育（如《荀子·禮論》：「無先祖，惡出？」）；其七、出仕（如《周易·繫辭上》：「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其八、去到（如《莊子·應帝王》：「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墳垠之野。」）；其九、逃亡（如《尚書·微子》：「詔王子出迪。」《周禮·秋官·大司寇》：「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鄭玄注：「出謂逃亡。」《國語·晉語三》：「丕鄭如秦謝緩賂，乃謂穆公曰：『君厚問以召呂甥、卻稱、冀芮而止之，以師奉公子重耳，臣之屬內作，晉君必出。』」韋昭注：「出，奔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第十、使出、拿出（如《尚書·盤庚上》：「各長於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十一、驅逐（如《左傳·文公十八年》：「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為司城。」《晏子春秋·諫上十四》：「〔齊景公曰〕『寡人見而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譏之，請逐楚巫而拘裔款。』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十二、遺棄、休棄（如《戰國策·秦策四》：「薛公入魏而出齊女。」高誘注：「婦人大歸曰出。」《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盪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十三、罷休；停止（如《呂氏春秋·達鬱》：「管仲觴桓公，日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高誘注：「出，罷。」）；十四、經過、穿過（如《公羊傳·桓公十一年》：「祭仲將往省於留，塗出於宋，宋人執之。」）

從上下文來看「水出輒入」的「出」字和同句的「入」字對舉，「水出輒入」應該指的是水流冒出之後又回流。

若此字在《山海經》「水X輒入」句中原作「春」，則是當作名詞用。「春」之名詞用法，於先秦有以下幾種詞義：其一、指農曆正月至三月，為一年四季中

⁵本文所引經典釋文悉據羅竹風等：《漢語大詞典》光碟版，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1998年，下不另註。

第一個季節（如《尚書·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其二、情欲、春情（如《詩·召南·野有死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其三、北斗指向東方為春，故以春指代東方（如《尚書大傳》卷一上：「春，出也，故謂東方春也。」《公羊傳·隱公元年》「歲之始也」，漢·何休注：「昏，斗指東方曰春。」）

從上下文來看，「水春輒入」的「春」字當指春季，它和下文的「夏」、「冬」二字並觀，「水春輒入」應該就像袁珂的解釋，指的是「春天水進洞穴去」。

「水X輒入」，之X，各以「出」或「春」之字義代入，都可以讀通，但「出」和「春」字的字義差距很大，原本《山海經》與袁珂提到的宋本、《藏經》本、何焯校本、吳任臣本《山海經》不大可能是因為字義的關係而造成了「出」、「春」異文。那此處的異文是如何形成的？

二、接受「出」、「春」二字因字音的關係而互為異文的可能性

查「出」字，古屬昌紐術部；而「春」字，古屬昌紐諄部⁶，兩字聲近而韻部屬入、陽部相對應關係，以此觀之，不能排除「出」、「春」二字通假的可能。⁷

「出」、「春」因字音的關係而互為異文，其歷程，筆者以為可能有二：歷程一、原始《山海經》作「出」，後被改成「春」。這可能導因於傳抄者在沒有辦法充份理解「水出輒入」的情況下，認為「出」字當音近通假成某字。傳抄者復於下文看到「夏」、「冬」二字，於是取一和「夏」、「冬」相應，又與「出」字音近的「春」字來代入。

歷程二、原始《山海經》作「春」，後被改成「出」。這可能導因於傳抄者在沒有辦法充份理解「水春輒入」的情況下，認為「春」字當音近通假成某字。傳抄者復於同句看到「入」字，於是取一和「入」相對應，又與「春」字音近的「出」字來代入。

三、保留「出」、「春」二字因字形的關係而互為異文的可能性

先秦古籍在抄寫上利用音近音同字來通假的情況十分常見，就《南次三經》此處「出」、「春」兩字的異文現象，筆者以為僅以音近通假即可說明。但筆者發現，「出」、「春」兩字之字形，在《山海經》全書祇定時期（戰國時期）也有訛混的可能。

查秦漢以前的「出」字作⁸：

⁶ 本文所採上古音悉據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下不另註。

⁷ 另外《說文》說：「出……象草木益滋，上出達也」，又說：「春……艸春時生」。雖然《說文》說解「出」、「春」字形不甚精確，但由此可看出許慎對於此二字字義的心理反應是相當的。

⁸ 字形引自季旭昇師：《說文新證（上）》，台北：藝文印書館，2002年。

		
1 商·菁 4.1《甲》	2 商·粹 366《甲》	3 西周中·頌壺《金》
		
4 西周晚·克鼎《金》	5 春戰·晉·侯馬 156:24	6 春戰·秦·石鼓
		
7 戰國·齊·拍敦蓋《金》	8 戰國·晉·壺彙 4912	9 戰國·楚·包 2.18《楚》
		
10 戰國·楚·望 1《楚》	11 戰國·楚·鄂君啓節《類》	12 戰國·楚·包 2.201《楚》
		
13 秦·睡 28.5《篆》	14 西漢·武威簡·士相見 4《篆》	15 東漢·禮器碑《篆》

而秦漢以前的「春」字作⁹：

		
1 商·粹 1151《甲》	2 商·鐵 227.3《甲》	3 商·拾 7.5《甲》
		
4 商·明 1558《甲》	5 商·俄 22.2《甲》	6 商·菁 107《甲》
		
7 商·甲 1134《甲》	8 春秋·樂書缶《金》	9 春秋·蔡侯鐘《金》
		
10 戰國·齊·壺彙 2415	11 戰國·晉·壺彙 5	12 戰國·楚·包 2.220《楚》
		
13 戰國·楚·包 2.240《楚》	14 戰國·楚·包 2.203《楚》	15 戰國·楚·楚書乙 1.13《楚》
		
16 戰國·楚·郭·六 25《張》	17 戰國·楚·郭·語一 40《張》	18 戰國·楚·郭·語三 20《張》
		
19 秦·雲夢殘簡 3《篆》	20 秦·雲夢日書乙 252《篆》	21 漢·老子乙前 85 下《篆》
		
22 東漢·孔鮒碑《篆》		

在大部份所列的先秦古文字字形當中，「出」、「春」二字雖是明顯有別，不過可以發現前引表格所見秦·雲夢睡虎地殘簡3「春」字，其構形從「中」（艸

⁹字形引自季旭昇師：《說文新證（下）》，台北：藝文印書館，2004 年。

省)從「屯」從「日」¹⁰，但由於「中」形和「屯」形沾黏在一起，兼以中間「中」形和「屯」形用了一豎共筆，以致它的上部訛成「出」形，並且這個「出」形和前表雲夢睡虎地簡28.5的「出」字幾乎完全相同。

從睡虎地簡「出」與部分「春」部件字形完全雷同的這一線索看《山海經》此處異文，會否是因為字形相混之故，所以《山海經》傳抄者不察，就把「出」訛抄成「春」（或把「春」抄成「出」），復造成「出」、「春」異文現象？

這樣的一個假設必須解決幾個問題：

問題一：《山海經》仍一深受楚文化影響的先秦典籍¹¹，以秦簡之字形證之，未免不類。

鄒按：睡虎地在文化上深受楚秦二地的影響，這是學術界公認的事實。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譚其驤主編《簡明中國歷史地圖集·春秋時期全圖、戰國時期全圖》，雲夢全境皆在楚國之內¹²。倪婉的研究也提到：

睡虎地秦簡中的《語書》是南郡的郡守滕頒布給郡屬各縣、道官吏的文告。

《語書》要依次傳送南郡各縣、道，另抄送江陵。其中的「別書江陵布」一句，應該另有內涵。江陵本是楚國的核心區域，也是戰國末年楚國的都城所在地，是楚文化的根據地。¹³

如此觀之，則睡虎地簡牘的書寫習慣自然也不會全然不符合《山海經》傳抄者（楚人）的書寫習慣。

問題二：「春」之部件「日」，為「春」與「出」字最大區別之處，兩字如何有相混之可能？

鄒按：楚簡文字「春」有作「𡗗」、「𡗘」¹⁴，但亦有省作「𡗙」者，如上引包2.203「春」字。楚文字「出」形之所從「止」，與「𡗙」所從「艸」之省「屮」形相混情況亦十分常見¹⁵，類似的混淆亦常見於楚系古文字材料之外的其他古文字材料當中——當然包括秦系古文字材料¹⁶，例證不勝枚舉，相關的出土古文字研究亦有充份的討論，茲不贅述。

除了出土材料，傳抄古文裡亦有「止」形與「屮」形相混的例子。譬如郭忠

¹⁰不過看似「艸」省形的「屮」也有可能是「屯」省之省，如前引郭店語叢三簡20「春」字從「屯」省從「日」作。

¹¹李豐楙：《神話故鄉——《山海經》》，台北：時報文化，1981年3月，頁3-4；袁珂：《《山海經》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前言；楊興華：〈從祖先崇拜和楚俗看《山海經》作者的族別〉（《贛南師範學院學報》1997年1期），頁41-44；唐世貴：〈《山海經》作者及時地再探討〉（《江漢大學學報》人社版，22卷5期，2003年10月），頁39-42；唐世貴：〈《山海經》成書時地及作者新探〉（《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29卷4期，2006年7月），頁82-86。





¹²譚其驤主編：《簡明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1年。

¹³倪婉：〈雲夢睡虎地秦簡的考古學意義〉，《武漢大學學報》人科版，2002年6期。

¹⁴《集韻·平聲·諄韻》、《字彙·日部》亦見「春」之異文「𡗘」；《玉篇·日部·春字》、《字彙·艸部》亦見春之異文「𡗙」。詳「教育部異體字字典」，<http://dict.variants.moe.edu.tw/>。

¹⁵蘇建洲：《上博楚竹書文字及相關問題研究》，台北：萬卷樓，2008年。

¹⁶劉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恕《汗簡》記《莊子》古文「華」字，從「屮」作；夏竦《古文四聲韻》記「雲臺碑」古文「華」字，從「屮」作。兩「華」字所從「屮」省之「屮」，與《古文四聲韻》所引之〈義雲章〉「黠」、《汗簡》「出」字形所從上半「止」形亦相同。¹⁷如是則「春」（𡗗）與「出」自有相混的可能。

綜上可知，字音方面，確有其積極原因能造成《山海經》此處的「出」、「春」異文；字形方面，「出」、「春」某種程度的近似，亦不能完全排除在造成此處異文的所有原因之外。

參、「水X輒入」的原來版本

究竟最原始的《山海經》「水X輒入」，應當是作「水出輒入」或是「水春輒入」？如果《山海經·山經·南次三經》此處原本作「水春輒入」，依照袁珂的理解：「春天水進洞穴去，夏天水又流出來，到了冬天洞穴便閉塞不通」，這樣是可以讀通沒錯，但如以訓詁方法中的「以本經解本經」來看，《山海經》對該洞穴水流改變的敘述，「春」、「夏」、「冬」都講到了，卻獨獨漏掉「秋」，令人難以理解。

再者，按照袁珂對「南禺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水。有穴焉，水春輒入，夏乃出，冬則閉」的理解，春天時往洞裡流的是南禺山腳下的「水」，不過袁珂的這種理解至少犯了二個錯誤：

第一個錯誤是——「水永遠會往低處流」，所以水一年四季都會往低處流——不會只在春天時才會往洞穴裡流，《山海經》原始作者在觀察南禺山水文時，毫無理由特意記載此一洞穴於春天時水會往洞穴裡流的這一個尋常現象（如果南禺山水往低處流的現象應該記錄，則其他水文的相同情況亦應記錄——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第二個錯誤是——綜觀《山海經·山經》全篇的「水」字，很大比例講的應該是「河（溪）流」或「河（溪）流源頭」，而非袁珂所理解的「水（水氣—water）」。何以證明這些「水」字不是單純講「水氣」或「水」？按常理來看，水氣豐沛的地方是植物生長的絕佳環境，所以「多水」與否應該和有無「草木」有直接關係，如此則《山海經·山經》就應該多是：「又東五百里曰咸陰之山，無草木，無水」（《山經·南次二經》）這類有無水與有無草木的因果記載才對。然而《山海經》中有太多如：

又東三百里柢山，多水，無草木。（《山經·南山首經》）

又東四百里，曰亶爰之山，多水，無草木，不可以上。（《山經·南山首經》）

東南四百五十里，曰長右之山，無草木，多水。（《山經·南次二經》）

¹⁷〔宋〕郭忠恕、夏竦編，李零、劉新光整理：《汗簡·古文四聲韻》，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又東五百里曰僕勾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草木。無鳥獸，無水。
（《山經·南次二經》）

又東五百里曰陽夾之山。無草木，多水。（《山經·南次二經》）

又東五百里曰發爽之山。無草木，多水。（《山經·南次三經》）

又南六百里，曰曹夕之山，其下多穀而無水，多鳥獸。（《山經·東次二經》）

這類以袁珂對「水」的理解——水的有無卻與草木有無沒有因果關係——來看是矛盾的記載。所以「水春輒入」的「水」講的應該是某種「水文（河流或河道）」現象，袁珂對「水」的理解恐怕不對，更不用說這個在錯誤理解上對「水春輒入」所做的語譯。

如此，原本「水X輒入」的X便不應該如同袁珂所理解的那般是「春」字。那麼X是否適合用「出」字代入？筆者以為原句作「水出輒入」方為正解。上文提到《山海經·山經》裡的「水」字，很大比例講的是「河流（河道）」。「水出輒入」其實敘述的是一種特殊的水文——「伏流」。

河水潛入地下，稱為「伏流」。¹⁸流經一段距離後，可能又以泉水的形式重新出露地面。《山海經》裡有許多針對伏流此一特殊水文現象所做下的記載，像《山經·中次八經》：「郁水出於其上，潛於其下」，《山經·中次十一經》：「帝困之水出於其上，潛於其下」、「從水出於其上，潛於其下」、「鯢水出於其上，潛於其下」、「求水出於其上，潛於其下」等等，講的都是伏流。伏流常伴隨石灰岩地形出現，溫琰茂等人的研究指出，中國石灰岩地形分佈十分廣大。

¹⁹

由於伏流是一種奇特的水文現象，古今文學作品裡提到它的也不少，像〔唐〕戴叔倫〈下鼻亭瀧〉詩：「因隨伏流出，忽與跳波隔」；〔清〕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河出伏流，一瀉汪洋」都是。²⁰今人葉聖陶的〈記金華的兩個岩洞〉也記載：「這個瀑布不像一般瀑布，底下沒有潭，落到洞底就成伏流，是雙龍洞泉水的上游。」²¹《山海經·山經·南次三經》「水出輒入」講的，應該就是出現在這種中國典型的石灰岩地形當中的「伏流」。

為何南禺山腳的伏流能「水出輒入」（伏流水一冒出便又流回去）於穴，而

¹⁸石再添等編：《地學通論（自然地理概論）》，台北：固地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年。

¹⁹溫琰茂、曾水泉、潘樹榮、羅毓珍：〈中國東部石灰岩土壤元素含量分異規律研究〉，《地理科學》，1994年14卷1期。

²⁰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36年。「河出伏流」典出《淮南子·墜形訓》「河出積石」，〔漢〕高誘注：「河源出昆侖，伏流地中方三千里，禹導而通之，故出積石。」

²¹葉聖陶：《稻草人——葉聖陶散文》，杭州市：浙江文藝出版社，2010年。

且夏天過量的水會溢出，冬天則是呈現「閉」的乾竭狀態？²²筆者以為這應當是受到季節降雨量的影響。夏天山區對流旺盛，雨水多，伏流水位高，所以水自穴流出復流入時自然溢出，近取譬喻，試以臺灣曾文溪水文為例：曾文溪東水山南麓的特富野溪源頭，海拔二千四百零四公尺，在雷雨鋒面過境後，伏流水自石穴汨汨流出，即是一例。²³到了冬天，水源乾竭，伏流於地表的「穴」自然處於乾閉的狀態了。

類似敘述不同季節對水文水量不同影響的記載，也見《山經·中次十一經》「天井」：

又東南五十里，曰視山，其上多韭。有井焉，名曰天井，夏有水，冬竭。其上多桑，多美堊金玉。

這裡的「天井」是天然而非人為的洞穴，即相當於《呂氏春秋·本味》：「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中的「井」，高誘注：「井，泉」。「天井」在夏季雨水多的時候有水，到了冬天，雨水較少而呈現乾竭，這和南隅山腳下「夏乃出，冬則閉」的「穴」的水量變化是一樣的情況。

言者或云《南次三經》的「穴」也可能是「湧泉」而非「伏流」地形。楊萬泉指出，湧泉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地下水面高於地面，它的形成必須要有幾個條件：源源不斷的地下水、有坡度的地形以及地層的岩性往下游要漸變成不透水性的泥質沈積物。²⁴而且湧泉的水呈現滲湧狀態，詳如下示意圖（日月潭湧泉）：



換言之，湧泉水是只出不入的，它不像伏流，具有地質結構穩定的「穴」（圖片詳下），伏流水是可出可入的。所以筆者排除了此「水出輒入」的「穴」是「湧泉」的可能。

《山海經·山經·南次三經》提到伏流「有穴焉」。今知伏流的穴有兩種，一種是「吞口」。「吞口」又叫「滲穴」或「溶穴」，是地表的水透過縫隙，滲到暗流時所溶出的孔道（鄒按：《中次十經》的「天井」有可能即是伏流的「吞

²²「閉」有阻隔、壅塞之意。《周易·坤卦》：「天地閉，賢人隱。」〔唐〕孔穎達疏：「謂二氣不相交通，天地否閉。」

²³林日揚、田哲榮：〈曾文溪——南瀛第一河〉，《經典》120期，2008年。

²⁴楊萬全：《水文學》，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1993年。

口」），詳如下圖²⁵：



另一種則是暗流的出口，詳如下圖：



伏流之上的各穴，有可能受到暗流水道水量的衝激而出現「水出輒入」——伏流水一冒出便又流回去的情況；夏天水位高，衝激而出的伏流水未必全部流回穴中，故云「夏乃出」；冬天水位低，甚而伏流乾竭，伏流穴不再有衝激而出的伏流水，自然「冬則閉」了。

肆、結 語

透過古音學和古文字學的既有研究基礎，筆者認為《山海經·山經·南次三經》「水X輒入」的異文現象，有其字音和字形上的積極成因。經過對《南次三經》內文的梳理，同時比對自然界的現象，筆者認為「水X輒入」原本當作「水出輒入」較為合理。因為字音上的相近，加上字形上的可能相混——「出」—「𠂔」—「春」，《南次三經》此處才會出現「水出輒入」↔「水春輒入」的異文。

《山海經·山經·南次三經》「水出輒入」，記敘的是一種常見於中國石灰岩地形的伏流現象。伏流之水或溢出穴口，或穴口呈現乾枯，全是因為季節雨量造成伏流水量或豐或竭所致。所以《南次三經》才會說這個穴是「夏乃出，冬則閉」。

²⁵ 「生活中的地球科學」，<http://www.geoscience.tmu.edu.tw/>。